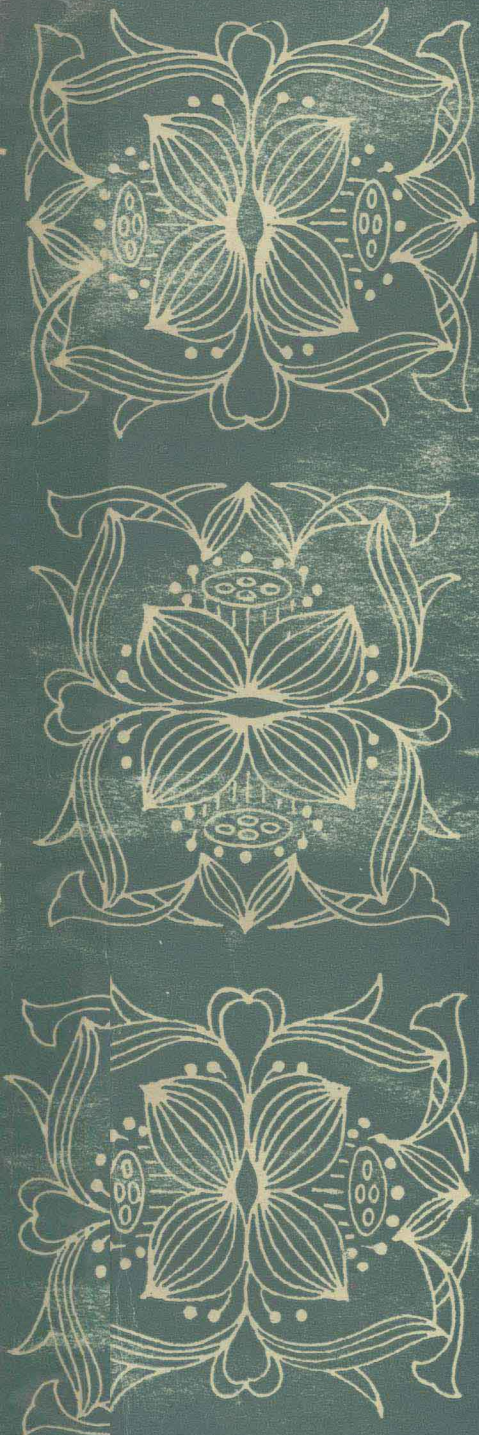


小说形式的文论 · 语法 · 修辞知识

文 则

蒋祖怡 著
黄山书社



文
則

壽
祖
哲

黄
山
书
社

责任编辑：项纯文
装帧设计：董伯信

文 则

蒋祖怡 著

*

黄山书社出版

(合肥市回龙桥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25 插页：2 字数：246,000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6,600

统一书号：10379·30 定价：1.95元

重版新序

一九三八年冬，日本侵略者自浙江金山卫登陆，所向披靡，直指杭州，遂即陷落。余原任教杭垣，急返故里，富阳县城亦相继沦陷，不得已，奉父母窜避荒山蔓谷之中，然犹烽烟四起，一夕数惊。吾父子向以执教为生，家虽有薄田数亩，亦未遑躬耕，即躬耕亦难期温饱。值此日暮途穷之际，家严在沪诸友好，迭相函招，并惠资斧。遂偕同浙江耆宿邵裴子、钱家治诸先生及其眷属，买舟经萧山、上虞、绍兴、百官、曹娥而由宁波海道抵沪。途经百官时，适日机轰炸，乡民群相趋避，而轰隆数响，血肉横飞，号哭之声，惨不忍睹。此种情况，令人发指。

到沪之后，由于上海亲友之助，卜居沪西愚园路。十里洋场，备受凌辱。外滩公园之“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侮辱性标语，令人目眦欲裂。余一方以“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之语相自慰；另一方面与同志们探索如何令祖国日臻富强之路。而当时国家危亡之悲愤情绪，有非言语所能宣泄者。当时曾草《杂诗二十首》以见志，其中如：

曾向蔓谷投荒去，也向西山拾粒回。

昔日少陵辛苦事，如今都到眼前来。

暗垂别泪湿征衣，去国离乡事事悲。

燕子呢喃留我住：“此时柳色正依依！”

曼歌妙舞管弦新，翠榭珠楼万里春。
海市从来重货殖，痛心家国又何人！

我是他乡歧路人，鲁连义不帝强秦。
夷、齐薇蕨鹑衣结，百尺楼头寄此身。

这是当时的生活与心情的实际写照。

从此全家箪食瓢饮，舌耨笔耕，历时五载，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又占领了租界，学校、书店纷纷内迁。我们坚持民族大义，誓不当敌国顺民；适朱自清先生从昆明来信，邀家严去西南联大任教，我也找到暂迁金华的中华书局任编审的工作，于是摒挡一切，决意南归。当时有诗纪其事道：

误认梵宫作己乡，纷纷朱墨各登场。
自从刘豫称齐帝，当道衣冠尽虎狼。

流寓生涯仗砚田，阑干苜蓿少油盐。
米柴今已成珠桂，只有文章不值钱。

五年衣食累人忙，沧海横波实可伤。
此地已无鸡肋弃，逼天烽火整归装。

欲报恩仇意未安，长天北望路漫漫。
梦回秋雨潇潇夜，起剔残灯抽剑看。

这部作品，就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因为我自己对此有深切的感受，也有深湛的悲愤！但受当时种种限制，未能畅所欲言。

我从小就爱听故事，听得入神时，不禁手舞足蹈，为之神往。及至肄业中学，一九三〇年前后，正是浙江新文学运动极度高涨的时代。我和同学们多数沉浸在莫泊桑、契诃夫、王尔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的小说里；对本国的新文学，以“创造社”为最喜爱。郁达夫先生，是我父亲的同乡至友，我写小说，他是启蒙者，更由于他的介绍，我有几篇短篇小说发表在《文艺月刊》上。及至抗日战争期间，郁先生在新加坡主持《星洲日报》副刊，还连载我的中篇小说。自从他遇害的消息传来后，我极度悲痛之余，发誓不再写小说，因为，写时会引起我沉痛的回忆（我在一九八〇年浙江文艺月刊《东海》八月号上曾挥泪写过一篇题目为《双松挺秀》的纪念文章）。我写这册书的时候，郁先生还健在，我打算在创作上闯出一条新路来，以期得到他的嘉许。然而谁能逆料，这书出版的时候，我已随家离开上海，这个愿望至今一直未能实现。

用小说体裁写一切知识，大约很早就有了。鲁迅说：“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所谓“有意”，指描写的细腻动人，但也可包括一切知识的传授，这是唐人小说和以前志怪小说的主要不同。例如最早的唐人小说——张鷟的《游仙窟》，其中虽则没有“文学知识”，但所写的草、木、虫、鱼等知识，连同作者的封建伦理观点，都给读者以教

育。我的这部作品，是我毕生第一次尝试（也是毕生最后的一次尝试）。正因为如此，在撰写时所集中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使修辞知识和小说形象作有机的统一。如今看来，这问题一直没有能很好解决，致使修辞的知识过于简单，同时，小说中人物形象和主题也不够鲜明突出。我至今还认为，尽管我这本书有上述缺点，但是，根据现在青年的实际情况，这种两结合的写法，对当前还是有用的。香港大学郑子瑜教授在他所著的一部关于我国修辞学历史的著作里，曾经提到、赞许拙作中关于修辞的观点，使我惭愧。现在，黄山书社打算重印这书，并认为原来的名称未足以显示它用小说体裁写作的特色，因而忆起我国南宋时代，有位名字叫陈骀的，他写过古代文法、修辞知识的书，名曰《文则》；我的这本书，虽则用小说体裁写的，而主要目的还在给青年读者们以修辞的知识，所以就沿用《文则》的旧名。至于内容，除必要的略加修改、补充之外，基本上保持不变，以存其真。此书的重印，对我来说，也是保留了我写作历史过程中的一个小小的脚印，这是我应该致谢于黄山书社的编辑同志的。

蒋祖怡

一九八五年夏于杭州大学中文系

目 录

重版新序.....	1
第一章 孤儿之泪	1
第二章 音调和节奏	10
第三章 句的构成	18
第四章 语 气.....	26
第五章 语文研究会	33
第六章 急 雨.....	41
第七章 在病中	46
第八章 关于标点符号	54
第九章 古代修辞论	62
第十章 比喻种种	70
第十一章 夸饰的研究	78
第十二章 省略和婉曲	86
第十三章 比拟和借代	94
第十四章 中秋之夜	102
第十五章 摹拟和创造.....	110
第十六章 重阳的故事	118
第十七章 诗句与文句	126

第十八章	生活的挣扎	234
第十九章	怎样训练自己	142
第二十章	今文十弊	150
第二十一章	重来	159
第二十二章	怎样写成一个好的开端	168
第二十三章	怎样写成一个好的结尾	176
第二十四章	动作与对话	184
第二十五章	字的艺术	192
第二十六章	文章构造	200
第二十七章	题材的觅取	209
第二十八章	清明风雨	217
第二十九章	谈诗(一)	225
第三十章	谈诗(二)	233
第三十一章	情感与性灵	242
第三十二章	记述和描写	251
第三十三章	思想与想象	259
第三十四章	话 旧	264
第三十五章	文章的动态与静境	272
第三十六章	翻译·批评·其他	281
第三十七章	关于小品文	289
第三十八章	怎样写成一篇好的论文	298
第三十九章	作文实习	306
第四十章	离 情	315

第一章 孤儿之泪

一个仲夏的清晨，章明在晨光曦微中沿着南京路向东走去。微风吹乱了他的头发，旧长衫的下缘也跟着飘荡起来。他抬起头来，是一张苍白色的颜面，汗珠在额角，手里的书似乎增加了些重量，他停下脚步向四周望望，在凉风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马路两旁的店门大都还紧闭着，几家宵夜馆里的伙计伸着腰靠在店门口，几辆汽车驶过了，带给他一些汽油的味儿。

转了几个弯他在一个学校门口停下来，国旗在门口飘扬，他脸上浮出了一阵喜悦，象得到了新生命似的。他急急用手抹去额上的汗，直走了进去。

宏文中学在上海是有相当的历史的，但是原有的校舍却在“八·一三”战事中毁灭了，当然在这市场的附近，在只适合于商业用的房屋之中是不大适宜的，一切准备都非常简单，然而这里却充溢了热诚和爱。这天，是这学期开始的一日，学生们都怀着兴奋的心在教室里谈论着。

章明走进了秋二年级的教室，同学们和他交互用诧异的眼光注视着，这场合在章明是陌生的，暑假中他从将破碎的故乡流亡出来，孑身只影，做了大都会中悲剧里的一个角色。他怀恋着过去，希望未来。过去的学校生活使他感到安慰，在炎热的盛暑里他出卖过不少的血，然而他并不颓丧，因为这样他可以再踏进幸福的圈子了。他找到第三十四号座位，静静地坐了下来。

坐在他隔壁是一个年纪和他仿佛的年轻孩子，头发剪得短短的，穿着一件青色的衬衫和黄色短裤，眼睛长得很大，表示他并

不是一个愚蠢的人。他正在国文书的簿面上写他的名字——陈祖平。

章明向四周端详了一下，一阵嘈杂的谈话声使他有些烦腻，他用左手支着下颚，浸润在沉思中。

上海是他第二个故乡，也是他降生的地方，六七岁时，他正是一个富家的少爷，几种糖果的名称是他听惯了的，每天爸爸坐着汽车回来，带给他一束名贵的礼物。十岁以后，家境渐渐不如从前了，爸爸脸上常常笼着一阵可怕的忧郁，接着又搬过几次家。

“一·二八”战事爆发了，他们单身从南市出来，他在这时候懂得了租界上的有趣；然而他爸爸却在繁华的租界上永别了他们。这时候，他年纪还小，不会感到什么悲哀，不过当他和妈妈离别上海搬回苏州去的时候，他曾在轮船上流过不少的泪，为的是舍不得离开这使人怀恋的上海。

如今他又重来了，但是现在年纪大了些，上海给予他的悲哀更甚了。从前他厌恶那些贫苦的孩子，现在却觉得富家孩子们之荒唐了。从前觉得学校是一个可怕的笼子，现在他认为这是一个幸福之宫。同学们的扰嚷更增多了自己的愁苦，他觉到自己是在一个四顾茫茫的大海洋中，四周只是凄凉和寂寞。

他的眼润湿起来，在泪珠里见到妈妈临死的苦笑。一个小小的市镇上，前面临着大溪，后面的房屋都倾圮了，飞机的声音在头上盘旋，几阵狂嚎和呻吟从瓦砾堆里、从溪谷里传过来。他紧握着躺在地下的妈妈的手，他颤抖着几乎昏迷过去，她没说什么，便永别了他，这景象，他永远不会忘记，尤其是地上留着的一滴触目的血迹。现在，自己被别人称作孤儿了，“孤儿”，这可咒诅的称谓啊！

他更记起舅舅的话：

“现在比不得从前了，不吃苦是不行的。到上海找个工厂去

做工去，要上学，我没有这末许多钱。……”

酷热的夏天，高高的太阳将炎热洒到广场的角落里。轧轧的机械转动起来，皮带在栋梁和大齿轮中间尽量地奔跑着。几个赤膊的工人肩着大铁条进来，汗珠挂在嘴角。他脸上脏脏的，在地下拾铁块，铁屑飞扬起来，几乎使他窒息，熊熊的火光，直灼在他背上，终日昏沉沉的，没有休息，从天没亮一直到深夜，从深夜一直到天明。

这里唯一的朋友是跟他做同样工作的小毛了，整天鼻涕挂在嘴唇上，和着铁屑，变成二条灰色的粗纹，年纪已经十八岁了，长得和十二岁的孩子一样高，身上瘦得可怜，背骨也有些佝偻了。但是他拖得动更大的铁条，而且又比章明早进来，因此他常常有些骄傲的样子，因为他的薪水比章明高些。

两个多月来的努力，他得到老板的称赞，但是他的身体却消瘦了。

“进学校有什么用？你不是读过一年初中吗？养成这种文弱的样子。——你自己挣来的钱，要读书，我也不好反对你。近来我生意不顺手，家里吃口又重，这半年的住宿和膳食，你预备怎样？”这是舅舅最近告诉他的话。

舅舅生活的困难，他很知道，他并没有怨恨舅舅的心，但是他不愿随便毁灭自己，可以读书的时候，总得设法读书的，摸摸口袋里，是买书缴费余剩的两块钱，——“但不知今夜此身，寄宿何处？”他有些茫然了。

教室里的人声突然沉静下去，讲台上站着一个中年的教师，长长蓬蓬的头发，深黑色的脸庞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身材不很高，身上的穿着不很好，是一件深蓝色的布衫。他放下了粉笔和点名簿，向学生们注视了一眼。

章明在沉思中清醒过来，他看看教师的脸，一阵喜悦浮上他

的心头，他认识这教师是上学期在内地中学里教过的国文教师李亦平先生。

他想立起来招呼他，但是喜悦又控制他，使他没有招呼的勇气。“他一定认识我的，等他来招呼我吧！……不，也许他已忘掉了。……”

隔壁同学陈祖平在书包里取出国文书来，接着从一个美丽的铅笔匣中掏出了一支钢笔。

晨曦从玻璃窗里直照到教室里，抚摩着同学们的头发，教师脸上也露出了笑容，章明背后的两个同学在轻轻地谈话：“是新来的？”

“寿头寿脑。”他们都笑了。

李先生的讲话开始了，大家都镇静下来，抬起头注视着李先生的脸。

“诸位已经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了，在中学里已过了一年，学习国文也已一年多啦。你们知道学习国文的目的是什么？”

他用手摸摸下颌微笑地静候着回答。半晌，教室里静静的，没有人回话。他又说了下去：“学习国文的目的，最简括地说是为了应用。多读别人的文章，可以养成鉴赏批评的能力，多作文，可以使应用时不感受到困难。因此，国文并不是人生的一种点缀品，乃是应用上不可缺少的一件东西。

“国文的范围很大，从几个字的选择，一直到各种专门学问的研究都在其内，但是我们可以分做三个项目来说。”

他拿了粉笔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写了“文学”“文章”“文字”三个标目，回过身来，扑扑袖口上的粉灰又说下去：“文字，便是字和词的认识，每个字有每个字的意义，中国有专于研究字的学问叫做‘小学’，又叫做‘文字学’；这里面专于讨论每一个字的组成和音读的。例如中国的‘国’字照理便是“或”字，

‘口’代表疆域，‘戈’是表示守土的兵士，后来‘或’字借做虚字了，便在‘或’字上面再加一个圈子。

“但是，现在的初中学生却不必如此深究它底来源，只应知道每个字的笔画和意义，少写别字和少用不妥当的词儿好了。我相信，这一部分工夫，你们在上一年已有了长足的进步。”

他咳嗽了一声，在讲台上走前了数步。在黑板上写了“彰彰”两个字：“这一年是该研究‘文章’了。本来‘文章’的旁边应该加上这三撇的，说是有文彩的意思。从文字组成了句语，再由句语组成了文章，整篇文章的好不好，有好多个条件：第一是句子不通，第二是句子安排得好不好，第三是标点和段落，第四是整篇结构和思想；读别人的文章，正可以作自己作文时的参考，因此学校中的课程，便有讲解和作文两项，这二者是相提并重的。

“作文和口头说话是有相当的关系的，文章乃是将说话写在纸上去。那么会说话的人，一定会做文章了，是不是？”

李先生突然停了话头，向全班同学呆视了一下，坐在第一排的一个年龄较小的同学向先生摇摇头，这便算是答语了。坐在末一排上有一个高个子头发梳得精光的，笔挺的衬衫，露出很明显的叠纹，他站了起来，脸上有些怕羞的样子。他说：

“不对！会说话的，不一定会做文章。”

大家目光都注视在他身上，他的脸更红了，一声不响地坐下去。

“他的话是对的，但是口头说话和作文有什么不同呢？”李先生含笑问。

坐在章明斜角的一位女同学站了起来，她用尖锐的语调，低低地：

“说话是粗俗的，文章是典雅的。”

李先生向她挥挥手，是叫她坐下去的意思。接着章明也立了

起来：

“我的意思，口头语和文章的不同，不在典雅和粗俗。我想，口头语的省略的地方比文章来得多。”他的声调很清楚，全级同学开始注意他了，但他并没有畏缩的样子。“文章太省略了，意思便不明白，所以文章要讲文法呀。”

李先生呆呆地看看他，一霎时他象在回忆过去，他不经意地说出了“章明”来。

“章明，你也在这儿？”

“是的，李老师。”他感动得几乎要哭了。

坐在他身边的陈祖平推了他一下，看看他的泪眼，“怎么，你认识他？”

“是我从前的老师。”他诚恳地答。

李先生叹了一口气，没有说什么，脸上忽然显出不喜悦的表情来。但是过了一分钟，又搔搔他的头发，继续说下去。

“章明的话不错。文章要典雅，是古人的误解，文章和口头语的不同，是在繁简。口头语往往有许多省略的地方，尤其是在对话里；可是作文却得顾念文法，不能随便省略的，这便是造句上最重要的一点。

关于句法，就它的形式上说，可以分作长、短、骈、散四种。这四种句法是并立的，没有优劣好分，汉朝班固做的《汉书·张苍传》中有这样一句话：“年老口中无齿”。后来唐朝刘知几的《史通》上批评他说：这句话中“年”字和“口”、“中”字可以省掉，只要说：“老无齿”好了。因此可见同样的句子，有好几种写法，句子的长短，不生问题，要看它是否能充量地表达作者思想和意境。例如《左传》里每逢追叙以往的事情的时候，总用一个“初”字来替代，这一个字便是一句了，这是短句，它可以表示文章倒叙的开始。又如《史记·项羽本纪》里的“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

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第二句便是长句了。这长句可以表现项羽的勇敢，如果删了它，或者单以一句沉船来替代，便不象原文那末生动有趣了。”

太阳直射在黑板上，李先生头上的汗珠闪烁着发光，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方旧的手帕来，拭拭额上的汗。同学们更寂静了，有的用铅笔在抄录黑板上的字，章明背后的两个同学也出神地张着嘴等他说下去。

李先生又在黑板上写了“骈句”和“散句”的字样，用沉重的语调说着。

“‘骈句’是跟骈文有关系；‘散句’是跟散文有关系的。你们读过六朝时候的文章吗？”

刚才说过话的那位女同学又站了起来：

“王勃的《滕王阁序》。”

“是的，《滕王阁序》是骈文，但是王勃是唐朝人。六朝时做骈文出名的如庾信徐陵都是。随便拿徐陵的《玉台新咏序》里的文章来举例吧。‘南都石黛，最发双蛾，北地胭脂，编开两靥。’这四句话，第一句和第三句相对，第二句和第四句相对，字数也很整齐，这就是骈句了。骈句不单字数如此，音调的和谐也是很重要的。但是诸位别以为骈句一定在骈文里，其实散文中也很多见的。韩愈是唐代以散文出名的，他的《祭十二郎文》‘少者殁而长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这是骈句了。语体文里，也不难找到这种例子。散句，便是长短不齐的文句，不单在散文中可以找到，在骈文里也是有的。这两者虽然是一个对称的名词，其实正是文句中不可少的因子，从前人称文章有‘奇偶’，称文章有‘单复’，这都是骈散的代称罢了。从前人专于做骈句，或专于做散句的，这是不知道文章上奇偶互相调剂的道理。”

章明背后的一个高个子立了起来，态度很有些张惶，他的语

音是很尖锐的：

“先生，对联是不是骈句？”

“是的，对联的外形是分作上下联的，因此在形式上就规定应该是骈句。”李先生看了他一眼，续说：“但是就它每一联看来，却有许多不定是骈文的，例如有一副老对句，是贺喜的喜对……。”

他回过去写了“易曰乾坤定矣，诗云琴瑟友之”十二个大字。

“……你们看，单就一联来看，不是很有散文的意味吗？但是就全副联语讲，却是偶句了。——以上这四种句式是从形式上来分别的。此外还有“复式句”或“单纯句”的不同。前者英文文法上叫做“compound sentence”或者“complex sentence”，后者叫做“simple sentence”。但是句子中所不可缺少的部分是主语和谓语。有时虽然省略了，但总得以使读者明白为止。《史记·樗里子传》里有这样一句话：

母韩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

苏辙做了一本古史，将它删成：

母韩女也，滑稽多智。

变成‘滑稽多智’的是他的母亲了。”

章明等到李先生话说到一个段落的时候，慢慢地站了起来。

“李先生，你刚才说骈句和声调有关系。那么散句和声调难道没有关系吗？”他看看同学们。教室里充满了潮热的空气，同学们的精神跟着他的话又振作起来。

“对，散句和音也有关系，但是它不象骈句那么单求和谐，它要音调上有变化。例如清代的桐城派古文便要讲求音调铿锵了。不过音调只是文句上的一种装饰，单是音调好听，是没有用的。有了准确的思想 and 描写真切，再加上音调上的调节，便是好文章。